

# 爵榮天下才我為蒼生哭

(一九八六年六月初刊  
二〇〇三年元月重刊)

王成聖

## 越南僑社脫穎而出

一位忙碌不堪的名醫師，能記得病歷表上病人的生年月日。異國羈旅的病人，每逢生辰會受到這位醫師邀他餐敘，舉杯道賀：「祝你生日快樂！」這是多麼溫馨感人的頃刻。——這位醫生便是僑選的「全天候」監察委員，世界越棉寮華人團體聯合會秘書長，中、美、加、荷、菲律賓、南韓、高棉等國前駐越南使領館醫藥顧問，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十三日不幸病逝以後，被新聞界稱之為：「累死了的」王爵榮兄。爵榮兄自民國六十九年膺選監察委員返國報到出席監院會議後，他在國內時我們經常見面，無所不談，他的一生真是多采多姿，令人深感可欽可敬，可歌可泣。

旅越僑胞，以廣東、福建兩省籍最多。其中世代僑居越南，親族蕃衍，財大勢雄者更是有在多有。歷來僑界領袖人物，多半自粵閩兩省籍中產生。爵榮兄是江蘇鎮江人。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大陸淪入鐵幕，他正在法國巴黎大學從事醫學研究，學成以後有家歸不得。以一紙由法國赴香港過西貢停留二十四小時的過境許可證，赤手空拳留越行醫，在當地華僑社會裏，他的居留年資很短。除了醫道精湛，全活者衆，可說是毫無其他憑藉，然而爵榮兄却能在僑寓越南期間，以無比的熱忱，公正的態度，二十四年如一日，不斷的犧牲奉獻，受人敬重，脫穎而出。他在旅越時期所擁有的輝煌頭銜，真可以稱得上是世界級的知名人物、華僑領袖。華僑足跡遍全球，像爵榮兄的傑出成就，聲譽鵲起，真是罕於一見的奇迹。在華僑奮鬥史實中，值得大書特書，供作最佳的成功範例。

王爵榮兄曾榮獲越南政府先後頒贈八座勳獎章，我國政府以及加拿大、以色列、菲律賓等國亦頒給文化、教育、社會服務等勳獎章。民國八年（公元一九一九）三月十七日爵榮兄誕生於上海。曾祖父是譽滿江南，活人無算的名醫。祖父王筱齋先生，是金融巨子、中國銀行界的先驅，父親繼承祖父衣鉢，將中國舊有的錢莊，推展到現代的銀行。爵榮兄自小便是席豐履厚、錦衣玉食的世家子弟，上承父祖兩代的餘蔭，在黃浦灘上以至歐、美兩洲順利完成學業。遠紹曾祖遺志，在上海、越南兩地行醫達三十年之久。他膝下一子四女中，男公子王羣世兄克紹箕裘，現任美國洛杉磯法國醫院小兒科主任。鎮江王氏五世其昌，兩代戮力金融事業，三代在杏林，大有現代世家之概。

## 所到之處一座盡歡

古人謂：「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爵榮兄之所以業醫，植基於服務人羣，造福社會之一念。簡言之，便是孔子所謂的：「汎愛衆，而親仁」。這一點從他一生之中求學深造的四個階段，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爵榮兄求學的第一個階段是在上海，由小學而中學而於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畢業於滬江大學醫科。當年他二十三歲，按部就班，循序而進，相當順利。畢業後在上海行醫五年，「學而用然後知不足」，再遠赴歐洲繼續深造，從事他第二個階段的求學。而在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二）獲得法國巴黎大學醫學博士。在醫學界中學位之高可謂登峰造極。然而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他一旦發現中國針灸用途廣泛，立即專程回國參加為期四個月的針灸研習會。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爵榮兄行年五十有九，由於自己對

於老之將至的痛切感受，深覺古老東方缺少高齡醫學的專科教學與研究。尤其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人類平均壽命日見提高，高齡醫學愈趨重要。他便在花甲之年重作苦讀學生。進入加拿大蒙特婁大學醫學研究所，從事高齡醫學的專科研究。開始他一生之中耗時最多，致力最勤的第四個求學階段。爵榮兄在蒙特婁大學研習兩年，仍然感到所學的尚不足以造福老年病患。於是在民國六十八年（一九七九）以六十一歲的高齡再去美國，入密西根大學修完高齡學的全部學分，獲得學位。然後再接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聘約，前往香港。在湫隘狹窄，人滿為患的中南半島難民營裡住三個月，實地研究六十歲以上東方老人的病理。寫成了一部如何改進中南半島難民營老人健康、衛生的具體措施報告。由於他在高齡醫學方面的造詣之深，對於高齡老人關懷之切，多年來曾經大聲疾呼注意老人福利問題，引起各界熱烈反應。爵榮兄因此進而籌設高齡學會，出錢出力，貢獻之大，為時人所共見。當他在上海、越南執業醫師時期，一向以小兒科名醫著稱於世，晚年進而為高齡醫學專家。在醫學方面，確乎真正做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了。從三十二歲到五十六歲，自民國四十年獲得巴黎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直接由巴黎飛抵越南西貢開業應診。一直到民國六十四年（一九七五）四月三十日西貢淪入越共之手，爵榮兄驚險萬狀的離開西貢遷居加拿大。前後二十四年間，他由一名人地生疏，沒沒無聞的華籍醫師，浸漸而成蜚聲中外，望重一時的世界名人。這其間當然有他飽經滄桑，排除萬難的艱辛奮鬥歷程。然而，他却能以坦蕩的襟懷，誠摯的愛心，抱定：「天下無不能感化之人」的基本信念。掬乎至誠，有求必應，致力於促進華人社會的團結與和諧，益以他的翩翩風度，妙語如珠，從而使他成為越南華人社會之中，人人交口讚譽，稱頌不置的最受歡迎人物。越南僑社人士幾於無人不曉：「王爵榮先生所到之處，必定一座盡歡。」「王爵榮先生僑寓越南二十四年，從無一人對他有「一語之譏評。」這兩項稱頌之詞，乍看起來似是無關大體的小節。然而能够表裏如一，持之以恆亘二十四年之久，出之於眾議咸同，從無微詞，那就戛戛乎其難了。

### 瀛表惠澤域外仁風

王爵榮家國飄零，離鄉背井，三十二歲遠赴越南開業行醫，始終都在自然而充份發揮他對全人類的熱愛。

在越南西貢盡人皆知，從街頭乞丐以至越南的皇親國戚，幾於全是王大夫的病人。他和越南朝野之間的關係極為深厚。又有甚者，由於他是中美非法加拿大……等各國駐越使領館的醫藥顧問。各國駐越人員和他們的眷屬，全是爵榮兄西貢霜月英街診所的常客。爵榮兄除了對每一位求診者必定躬親診治，悉心照料之外，尤且以不收醫藥費用而聞名於世。對於上焉者他是在表示尊敬與親切，下焉者則純粹出於同情與關愛。爵榮兄的義務診療為他贏得了普遍一致的崇拜、讚譽、感激和友情。王爵榮兄的醫道，真正做到了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說的：「流惠澤於瀛表，鼓仁風於區外」。仁心仁術，相互輝映。

聖經有云：「施比受更有福。」後漢書馮異傳說：「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王爵榮兄的慷慨大方，樂善好施除了使他能越南備受推崇，聲譽扶搖直上而外。他畢竟也曾收過一筆古往今來價值之昂，不作第二回想的「診金」。這裡面有一段既動人而又精彩的故事。

由於王爵榮長年累月為加拿大駐越使領人員和眷屬治病，從來不曾收過一文診金。民國六十三年（一九七四）底，越南局勢尚稱穩定，加拿大駐越南大使奉調回國。大使夫婦邀請王爵榮賢伉儷赴惜別宴。臨去秋波，大使夫婦送給王爵榮一件禮品——兩張移民加拿大的簽證。

當時王爵榮兄還有些不以爲然。在西貢一住二十三、四年，這個越南首都已成爲他的第二故鄉。而且從任何一個角度看，越南亡國，西貢淪陷，簡直是絕無可能之事。王爵榮正待飾詞婉謝，那位加拿大大使却已意味深長的說道：「請王博士權且收下，總有一天你會用得着的。」

忽忽半年，越南局勢急轉直下，大使的預言果然兌現。就在西貢淪陷的前三天，王爵榮夫婦便利用這兩張加拿大移民簽證，順利脫險逃離虎口，很瀟灑的拋捨二十四年來在西貢經營之營之，所擁有的一切。直趨加拿大蒙特婁，成爲這一個北美第二大國的移民。八年以後，民國七十二年（一九八三）四月二十三日，世界越棉寮華人團體聯合會在臺北僑光堂舉行成立大會，當時擔任主席的王爵榮兄，在致開會詞的時候，淚光閃閃，聲調淒越的追述他自己逃出越南的心情與感受：

「今天我們能够聚首一堂，大家都感覺非常愉快。回想八年前的這個時候，正是我個人倉促離開越南堤岸第二故鄉的時候。在整整八年當中，不知有多少越、棉、寮僑胞死在共產政權暴政之下，僅以高棉來說，在中共支持下的紅色高棉，使百分之四十的高棉人口死於非命，在三百萬高棉死亡人民中，誰知道有多少是我們炎黃子孫。各位代表都是備嘗艱苦，九死一生，爲了追求自由，能够幸運地脫離苦海，重登彼岸。可是，至少有百分之二十五不幸的追求自由者，或葬身魚腹、或死於海難、或死於飢渴，有些女同胞被害於海盜之手。我虔誠地請求院長、各位長官、各位代表，大家起立默念一分鐘，爲千千萬萬死難的越、棉、寮僑胞表示哀悼和無限的懷念。」

王爵榮兄說到這裡，全場與會者二百零三人一致起立默念一分鐘。繼由當時的行政院長孫運璿致詞，他懇切表示，由王爵榮等十一位先生發起組織這一個世界性的越棉寮華人團體聯合會，已經促成了高棉、寮國、越南華人團體的大結合、大團結。因此他深信聯合會必將形成海外地區一股反共的新生力量，有以加速達成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願望。由於孫運璿院長的逕予肯定，不難窺知國人對於這個由王爵榮一手促成的巨型僑團的殷望與期許。自七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大會閉幕，兩日間海內外報章紛紛以頭版頭條配合社論發佈消息，認爲聯合會的成立足以證明反共自由的火炬永不熄滅，同時將使不甘被奴役的人們，團結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從而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四月二十四日下午所舉行的第四次大會席上，王爵榮兄由於衆望所歸，經大會主席團提議聘請他爲秘書長，擔任聯合會的實際領導人。從此，王爵榮兄本着人道主義、博愛精神，誠如名記者陳揚琳所稱譽的，以救援越棉寮難民脫離苦難厄運的「守護神」自居。他自掏腰包，僕僕風塵，足跡遍歷全球五大洲。爲棉寮越難民奔走呼號，交涉營救。他曾經深入喜馬拉雅山麓，探視苦難的西藏同胞。轉赴土耳其，訪問淪落土境的中國邊疆難胞村落。遠往臺北考依蘭難民營，慰問中南半島難民。又曾以一個多月的時間，抱病往返臺北與泰山山區兩地，動用泰國副總理畢猜的私人情誼，以及國際紅十字會多年的公誼私交。披荆斬棘，舌敝唇焦，僅祇爲了一位投奔自由、萬里尋親的反共義士王崗，使他免於遣返大陸，如願來到寶島臺灣。

### 全天候最出色監委

王爵榮兄對於中南半島難民所作的最大貢獻，厥在他突然病逝的三個半月之前。民國七十四年（一九八五）二月二十八日，他不願自己患有嚴重的心臟病，冒着漫天風雪，澈骨酷寒，在瑞士日內瓦，爲數以千計的中南半島難民，向聯合國國際難民總署和國際紅十字總會兩大機構陳情

、請命。憑他百折不撓的毅力，誠可格天的精神。促使這兩大機構收回停止運送難民的原議，應允在往後兩年之內，每年仍舊可有數百名越南難民透過國際紅十字會，運送到自由地區。民國六十九年（一九八〇），王爵榮兄在加拿大和美國進修高齡醫學有成，已經在美國設立私人診所，開業應診了。消息傳來，他以德高望隆，普受僑社愛戴敬重，聘選僑社增額監察委員。聞訊之初，他不假思索，毅然決定，就此放棄三年苦讀成果，優厚收入，將新成立的診所轉讓出去。立即啓程來臺，為他所熱愛的祖國，奉獻全部心力。當年，爵榮兄六十三歲，「志士暮年，壯心未已」。

進入監察院，他便全神貫注，全力以赴。多次深入農村、鹽田、漁村、醫院，乃至於山地、外島。探訪民瘼，調查案件。從而使他博得全天候監委的佳譽。連續當選僑政、外交、內政、教育四個委員會的召集委員。對人則一仍其連觀、守正的固有風格。對事則敢言，肯做，大公無私，不敷衍，不妥協。但有案件，絕不放过任何調查的細微末節，尚且不斷的在做追蹤考核，不到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絕不輕易罷手。從六十三歲到六十八歲猝然病逝，爵榮兄任職監察委員四年半。由他所經辦的案件，諸如衛生署處理B型肝炎疫苗遺失案、臺北市老人安養中心設計不當糾正案、岡山、鳳山兩醫院電梯施工不當案，……無一不有始有終，有聲有色，獲得主管官署折服，民衆一致喝采。在為期短暫的四年裡，爵榮兄除了「全天候監委」的榮銜之外，又以其出席會議之勤，議事效率之高，調查案件之多，發言次數之中肯，以及態度之公正、見解之精闢；治事之認真負責，被大眾傳播媒體一再頌譽為：「最出色的監察委員」，乃至「監察院之最」。由此可見，他在監察委員任內的優異表現，絕非倖致。

### 懷念難胞悼天下才

王爵榮兄晚年罹患心臟病，經常隨身攜藥，以備不時之需。民國七十三年（一九八四）十一月間在花蓮巡察，一時失慎摔過一跤，傷及頸骨，疼痛不堪。經友人介紹一位專科醫生，頗有藥到病除之概。欣喜之餘，聽說筆者頸部不適，特地趕來殷殷邀我隨往一試。我曾笑謂：「醫生介紹醫生，再也沒有像你這樣熱心的了。」頸疼時期，監院開會，他迫不得已戴上頸圈支撐頭部。於是他的頸圈、心臟藥，和公事包中幾十上百個調查案件卷宗，儼然成爲他的隨身三寶。一九八五年六月九日，爵榮兄方在美國舊金山當選連任世界越棉寮華人團體聯合會秘書長，會後赴洛杉磯探視愛子王章世兄。十三日那天在王章寓所的花園裡種花，突然心臟病發，昏迷倒地。經送往法國醫院急救，終告不治逝世，享年六十八歲。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三日，正值爵榮兄辭離人世週年之期。回想他一生之中所到之處散放的光、熱與愛。他的愉悅神情、爽朗笑聲，歷歷如在眼底耳鼓。難免興起：「爵榮天下才，我爲蒼生哭」的不盡感慨。孟子萬章下：「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又國語齊語：「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以爵榮兄光采奪目的一生而論：在國則爲一國之良朋諍友（王爵榮是一位無黨無派的中央民意代表）。出國則交游遍天下，蔚爲世界性的國際社會領導人物。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誠然稱得上是天下才。然而，管仲時代的天下，充其量祇不過海內黃河、長江兩流域而已，如果和現代王爵榮兄縱橫東西南北，解救生靈的國際社會相比較。那麼，以王爵榮兄的層次之高，場面之大，也就更不愧爲天下才了。目今天下滔滔，越南境內數以百萬計的劫餘還在生死邊緣呻吟哀號。一九八六年三月中旬猶有一艘荷蘭軍艦救起一船奄奄一息的越南難民。轉念王爵榮兄抱病奔走，爭取得來的國際紅十字會接運越南難民期限行將屆滿，中南半島的遍地哀鴻而今而後勢將束手待斃；世間又那得再出一位愛國愛民，當仁不讓的天下才王爵榮呢？能不愴然愴然久久，揮淚而撰斯篇。